

漓江出版社

清明雨

短篇小说集

● 阳任生著



· 阳任生著

清明雨

精短小说集

清 江 出 版 社

(桂)新登字03号

清 明 雨

阳任生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荔浦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25 插页2 字数170000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册

ISBN 7—5407—1202—3/I·834

定价: 4.50元

序

连我也没有想到，《桂林文学院作家创作丛书》的第一本书，竟会是阳任生的精短小说集《清明雨》。

对于阳任生，知道他的人恐怕不会多，人们偶尔从报纸杂志上看到这个名字，也难以与生活中的阳任生联系在一起。阳任生，今年还不到40岁，他是桂林日报社的一名司机，合同制工人。然而，阳任生出书了！报纸杂志上经常出现的那个名字，与生活中的他——司机、合同制工人，是完全对得上号的。

我与任生相识十年有余。那时候，我还在桂林电表厂寂寞地弄着长篇小说。我们是在临桂县的一次业余作者座谈会上相识的。他那时是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，言语不多，质朴得与一般农村青年无异。他家在庙头圩上，与桂林电表厂相距十多里路。我有时写得累了，便骑上单车，朝庙头方向走走，到他家里坐上半天。他父母非常好客，总要留我吃饭。任生见我来了，便丢下一切工作，或邀我到田垌走走，或者到他家的鱼塘里捉上一条大草鱼，然后回家做饭，两人一边喝酒，一边闲聊，那种闲散的情调，至今还令人神往。

任生长年耕田种地，与人合伙烧砖瓦，开过拖拉机，当过生产队长、大队党支部书记。改革开放后，农村实行责任制，他辞去大队职务，干临时工、开汽车。他爱人是插队知青，回城安排了工作，于是，任生便得向城里靠拢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，他到桂林日报社当了司机，一干便是八年。农民、拖拉机手、生产队长、大队支书、临时工、汽车司机，这便是迄今他的全部履历。但是，他与常人不同的是，他用那双把握方向盘的手，硬是把人生的车子开进了文坛的大门。

任生喜欢文学，但他没有时间写作，他要辛勤劳作，谋生糊口，还要赡养两个老人，在家里他是独子。他是以顽强的毅力进行练笔和创作的。他选择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表现形式——小小说，工余有所得便写上千把两千字，十年下来，成绩也十分可观。现在，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作品，便是他十年创作心血的结晶。这些作品，也许不那么成熟，但是，作为专攻小小说并有所成就的作家，他是我市唯一的一位，从这个角度说，任生是成功的。

任生在文学创作上能取得一定的成果，除了他的天赋和毅力之外，主要得益于他那厚实的生活。他的作品所选取的题材，所描绘的人物，所使用的语言，全部是他所熟悉的，因此写得真实生动感人。集子中的《庙圩逸事》系列，《清明雨》，《荷叶地》等作品，读后令人如临其境，如见其人，活脱脱地一幅幅临桂乡镇的风情画卷。他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，又都是一些极其平凡极其普通的，他正是从这些极平凡极普通的人物和事件中，发掘出生活的真，心灵的美。读任生的小说，有一种乡村美的享受。此外，还特别值得一

提的是，这部集子中的语言，生动，活泼，传神，富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的语言，是任生作品的又一个显著特点。例如“谁都晓得，作业组长是官仔仔，但眉毛头发都牵扯着组员们家里的油罐米缸。”（《清水河边》）“太阳沉下西山，黑夜就降临了。田洞里热闹起来了，小泽蛙咕嘟咕嘟吹着号，老蚂蚱呱哒呱哒地擂起响鼓；土狗儿，小蟋蟀各显本领，吱叭吱叭地吵闹着。”（《乡夜渔火》）“老天爷关了天门，夜色朦胧了。”（《荷叶地》）“俗话说，人想一斗，天偏偏给你一升。这话听起来虽有点不正经，可在捏泥巴的人心里却有斤两。比如今年分了包产田，大伙就差没把身上的肉剥碎放田里，可老天爷呢，自谷雨起就没下透雨，小满时节更了不得，索性连尿也没撒一泡。”（《小满时节》）象这样活鲜的语言，在任生的作品中，可以说俯拾即是。有人说，语言是地域色彩的最高象征。读任生的作品，使你感到置身于桂林的城乡边缘环境之中，呼吸到一种崭新的时代气息。

任生这部集子出版的时候，正好是一年一度的清明雨降临之际，他的作品，也象那阵阵清新扑面的清明雨，使人领略到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气息。祝愿他在这明媚的春光里播种，耕耘，迎来又一个硕果累累的金黄的秋天。

黄继树

1993.3.6 午夜，桂林。

目 录

序.....	黄继树 (1)
--------	-----------

小 小 说

莲子莲花到哪家.....	(1)
义江畔的年轻人.....	(5)
新婚之夜.....	(10)
寿 衣.....	(16)
新来的车主任.....	(19)
买肥记.....	(24)
清水河边.....	(28)
夕 阳.....	(31)
莫老怪小传.....	(33)
乡夜渔火.....	(37)
最富有的人.....	(44)
彩 礼.....	(47)
老万的笑.....	(49)
钓蚂蚁的老人.....	(55)

破箩盖发家记	(57)
钓鱼纪事(之一)	(61)
钓鱼纪事(之二)	(65)
钓鱼纪事(之三)	(69)
饭场纪事	(73)
春 天	(79)
二嫂的心事	(82)
小 花	(86)
庙圩逸事(之一)	(89)
庙圩逸事(之二)	(93)
庙圩逸事(之三)	(95)
庙圩逸事(之四)	(98)
庙圩逸事(之五)	(101)
老 树	(104)
老人·老狗	(109)
撩人的南风夜	(113)
乡路上	(118)
清明雨	(122)
荷叶地	(127)
一袋马蹄	(131)
村前的河	(134)
老辈卖瓜	(137)
太阳雨	(140)
诺 言	(143)
洗 井	(145)
祭 土	(147)

短篇小说

桃花湾纪事.....	(150)
我跟书记下乡.....	(162)
李家村的当家人.....	(173)
制种记.....	(187)
西村逸事.....	(203)
惊 蛰.....	(222)
小满时节.....	(231)
最后的那根梁.....	(241)
后记.....	(252)



莲子莲花到哪家

“白莲子，白莲花，莲子莲花到哪家……”稚嫩的童音伴随习习晚风，由村里徐徐飘到凉凉爽爽的连塘边，把坐在塘基上两个姑娘的心撩拨得痒痒的。

莲花抖抖刚洗的、散发着清香的黑发，感叹道：“小时真好耍，追萤火虫，摘酸果……”

“唉，你我都大了。”青青深有同感地说。

“青青！”

“嗯。”

莲花的双眸仿佛着了火。蓦地，她张开手一把搂住青青。

“你这鬼……癫啦？！”青青挣扎着说。

“嘻嘻嘻”莲花全身颤抖着，随后悄声说：“我想，你是男的，或者我是男的就好了。”

“好什么？”

“那样子，我们就可以一辈子不分离了。”

“羞死了！”青青一把推开莲花，刮刮脸皮。

顿时，莲花的脸红得象火烧云。她低下头，手指拢着头

发，喃喃道：“男人……什么样的好呢？青青你说。”

“我没想，不晓得。”

“说假？你脸照样烧。”莲花摸摸青青的脸蛋，“告诉我，村里的男青年，哪个好？”

“哼！”青青昂起头，“老实说，能逗我喜欢的还没见着。”

“你眼皮子高噢！”

“随你怎么说。反正，无盐无味的我讨厌！”青青说罢，转问莲花：“你呢，看上哪个啦？”

“我？……我，我怕见个人……”莲花吞吞吐吐地说，“不晓得搞什么鬼！近来每逢遇到他，我脸象烙饼的锅，心里似乎藏着只兔子。那天，他到我家帮设计沼气室，我一旁帮运算，接二连三出差错。”

“哦，你这鬼——”青青两眼瞪瞪，“看上谷生了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莲花惶惑不安，“就是……就是隔久了没见到他，心里……总有点儿不自在。”

“哎呀！”青青嚷起来，“心跳，脸红，见不着心里不自在——哎呀呀！这不是恋爱吗！……你这鬼……”

“轻点，莫象蚂蚱闹塘。”莲花脸红到了脖子上，小声说：“说正经的，青青，你给参谋参谋吧！”

“行，行！不过——”青青扑闪着眼，“我不一定是《断桥相会》中那个牵红线的小青，说不定会……反正，我怎么想怎么讲。谁要我们从小好在一起呢！”她略思片刻，就直言不讳地讲开了：

“人家说下棋看三步，我们女孩子谈恋爱、结婚是终身大事，看三步还不行，要看五步。”莲花睁着一双水汪汪的大

眼，听青青往下说，“莲花，我听城里我的一个同学说，恋爱只不过是过程，嗯……是一种手段，结婚过日子才是目的。我看，没谁不巴望过快活日子的。要想日子快活，离不开家境宽裕，人手齐全。可是，谷生连这最起码的都欠缺。他有二老，一个半身不遂，一个长年哮喘，你是去当媳妇还是去做护士？他家只有巴掌点大的房子，以后添了人口，往哪挤？再说，他本人长得活象个非洲人，文化嘛也不比你高。我真不晓得你图他哪点！”

一席话象股冰水，把莲花浇得心里头冷飕飕的。她不吱声，两只手不停地梳理头发。

蛮久，莲花转了神，稳稳地说：“这些，我想了的。不过，我觉得，他人实在，心眼好。就拿搞沼气来说吧，尽管我们这里缺烧的已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可从没人去蹚一条新路。自搞了责任制，各忙各的生产，更没人操那份闲心了。可他呢，舍得吃亏，自带伙食到几十里外拜师取经，回来后自己反复试验，成功了挨家挨户帮制图，帮砌室。还有，他事多，家中里里外外靠他，可对门五保户三奶奶吃的、用的水，一直是他给挑的……”

“得了得了，眼皮底的琐碎事，我晓得！”青青不耐烦地插嘴：“正因为他是这种人，今后给你带来的就不是蜜糖！”

“日子也许平淡些。”莲花鼓起勇气，轻轻地，但却很坦然地说：“假若能跟着这种人吃苦，心也自在的。”

“你自小爱认死理！”青青生气地拧拧莲花的肩膀。尔后，她叹口气：“唉——一样米养百样人。也许，你有你的理……”

“是的，我爱认死理，但这条死理，我看不是歪理，是条正理。……”

月亮爬上了东山，天上地上一片银白。这时，由村里飘来的童音显得更加清亮：

“白莲子，白莲花，莲子莲花到我家……”



义江畔的年轻人

温暖和煦的冬日临空当照。这时辰。正是桂北农村收头阵工吃晌午的工夫。

座落在义江边的一个小村，用鹅卵石铺起的巷子里，响起“登登”的脚步声，直吓得鸡飞狗叫，一个廿一、二的姑娘风风火火地走来。她叫李凤云，中等身材，衣着朴实大方，那黑白分明的眼睛目光闪烁，生就一种火爆爆的性格。这时，她那火性正在发着呢。

原来，昨晚生产队开基干民兵大会，大伙在学习七八年元旦社论时，反复讨论了这段话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，在新的一年里全党要大抓农业，下决心把农业搞上去。伟大的号召鼓起青年人的征帆，大伙怀着火热的红心，一致同意组织一支民兵改造低产田突击队。年轻人好斗逞强，又把报名参加突击队的十四名男女青年分成两下，第一突击队领头的是民兵排长，队员是青一色的男小伙，第二突击队除队长陈晓春是男的外，其它是以女班长李凤云为头的女青年。接着，又摆开了劳动竞赛的擂台。这下，会场如同谷雨节蚂蚱闹塘一样，满屋喧喧嚷嚷，差点把会议室给抬了起来。第一

突击队仗着兵强马壮，订出赛思想、赛作风、比贡献的挑战条件，提出两糙亩产干谷一千斤的生产指标；李风云这帮姑娘毫不示弱，拍马应战，也要亩产一千斤，还提议：第二天晚上互递挑应战书。这真是刀对刀，枪对枪，一场短兵相接的格斗呵。可是，作为第二突击队队长陈晓春却一声不哼。女青年们要他表态，他慢调慢腔吐出三个字：“我想想。”那模样，把李风云气得七孔冒烟。当时，要不是女伴李小艳狠劲扯扯她的衣角，她当场就会把陈晓春痛骂一顿。

陈晓春是几年前同李风云一块回队务农的高中生。她俩的性格恰好相反：李风云是火性子人，喜欢快刀斩乱麻；陈晓春是慢性子人，火燎眉毛他还要酌量一番。年轻人脾气不对路，但感情却水乳交融。看来奇怪，其实不然，因为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共同理想，早就把他俩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了。话还得说回来，由于性格不同，双方搬“牛角”，“抬杠子”也是常事。你看，为昨晚的事，收工回没吃晌午，她就去邀李小艳，要找晓春当面鼓，对面锣的敲打了。

正巧，比她小岁把的李小艳在巷头哼着歌走过来。

李风云见了，一把拖住，劈头说：“傻乐什么，跟我找他去！”

“找他？”李小艳机灵地挣脱手，拉长声音明知故问道：“他是哪个呵？”

“笨头鸡陈晓春！”这句话李风云有种用法：当她与晓春“抬杠”时，是一句泼辣的骂语；当两人的矛盾得到解决时，那意思就变了。

李小艳抿嘴隐住笑。说：“是昨晚那事吧。”

“那不。人家第一突击队将士一条心，搞得轰轰烈烈，

提的指标梆梆硬，我们可好，应个战还给卡壳，看晚上的好戏吧。”李风云说。

李小艳忽闪一下眼睛，说：“做工休息那阵，我见晓春在一旁边写边算，兴许……”没等说完，风云不耐烦地打断说：“算了吧，等他的结果，那黄花菜早就凉了！”

“鬼话，人家是头头嘛”。李小艳顺口说。

“头头又怎样？我们据理，他就得点头，要不同意，干脆把他叉出突击队，不怕少了癞子不成圩哦。走！”她说着，推小艳一把。

李小艳一扭身，皱皱鼻子，说：“我懒得去。那晓春是你心上人，你得罪他，转过背就好了，我才不逗他讨闲呢！”

李风云眉毛一扬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哼！他陈晓春要是老鼠眼睛一寸光，在大干快上的年头当草包，就是心上的肉，我也一刀割下！你嘛，讨闲得去，不讨闲也得去！”说完，连拖带拽地拉上她往晓春家走去。

俩人气喘喘地到了晓春家，但不见晓春，他母亲告诉两个姑娘，晓春收工回来放下家什就往河边去了。俩人听后，又寻到河旁。

冬天的义江，暂时收敛往时那奔腾不息的劲头，它缓缓地流向东流去。河畔上，一个小伙子不紧不慢地往下游走来。可能是下了水的缘故吧，他那被卷得折纹叠叠的裤筒湿了一截，上面沾有花花点点的泥浆。

这边李小艳用手打个遮阳，说：“是晓春。”“哼，别人急破胆，他倒清闲！”李风云说了一句，俩人径直迎上去。

小伙子长得个儿结实，他那粗眉下的大眼闪闪发光，见匆匆前来的姑娘，问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“学你，没事逛风景呗！”风云气鼓鼓地说。

“搞什么酱？”晓春撞了个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

李风云火辣辣地说：“装什么傻，我们突击队订的应战条件你为什么不同意？你对今年大干快上有什么看法？对抓纲治国抱什么态度？”

好家伙！几个问号象机关枪那样突突突地射出来。一时，晓春不知怎样开口，他索性先不作声。

李小艳怕局面太僵，忙向风云递眼色，然后缓和些说：“人家大刀阔斧的挑战，你这头头得领着我们冲才行，常言道，兵雄一个，将雄一窝嘛！”

李风云正在火头上呵，她哪能给小艳的眼色制住？她继续勾扳机：“将官无能累死三军。你骨头软干脆拉倒算了，别个莫和你一起背黑锅！”说完，她气恼地坐在河边的草地上。

姑娘的话太重了，要是换个人准会吵起来。晓春真能忍气，等风云说完，他才慢调慢腔地开口：“发火没得用，订指标得全盘考虑，要符合实际嘛。”

风云听后霍地站起来：“哼，不实际？亩产一千斤不敢提算那门突击队？亏你讲得出口！”

“亩产一千斤确实不行。”晓春加重语气说：“我核算了，就我们的条件来讲，亩产一千二百斤不成问题。”

“什么？”两个姑娘几乎同时开口。

“亩产一千二百斤。”陈晓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。

李小艳听了，高兴地拍起手来。

李风云嘴一扁，说：“你吹牛，我不信！”

“不信？”晓春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翻开，把